

## 塞外初春

肖龙

### 林西落日

远处的鸟雀消失。原野  
它所凌驾的荒凉，如一道符咒  
它的信仰与激情  
紧紧地追随着群山  
而落日在天际的回响  
冗长如蛛丝，沉重如哀叹

寥廓间，生锈的榆树  
在低吟中完成最后的祭拜  
它的信仰与激情  
被白昼和黑夜无情地瓜分  
背后寒冷的孤烟  
用魔法将暮色缓缓抬起  
一条叫西拉沐伦的河  
从地层跃出，将树林分成  
林西林东，左岸右岸

林西。吹响窗纸的东风  
给额吉带来盼望已久的消息  
游牧的巴特儿回来了  
拎着马鞭，抱着酒坛  
还有个梳着长辮的汉族姑娘

### 倒春寒

冬的裙裾在视野里黯淡  
春风开始吹响街道  
远山，白雪最后的馈赠  
正把地平线抹平。而河流  
那唯一的西拉沐伦  
曾经的涌动和激情  
在倒春寒的镜头下  
凝聚，定格成坚硬的往昔

命中注定的邂逅  
雨和雪，在季节里交汇  
那常见的音符  
变成轻柔婉转的叹息。  
傍晚雪花  
乖巧如初嫁的女人  
小心谨慎地适应着  
屋脊的习惯，池塘的习惯  
扫帚和门廊的习惯

滞留的鸟雀在榆树  
点点耀耀的墨黑  
像遗下的干果一样慵懒  
无疑，褐色的树枝  
在背对着灯光的同时  
也背叛了它们的隐秘  
一声啾啾，一片羽毛  
还有破损的短墙，都证明  
曾经惊惶的痕迹

村落。湿漉漉的街巷  
湮没原野归来的最后马群  
远山，树木，青石  
而解脱般的静止中

闪亮如剪刀炊烟  
在夜幕的东风里慢慢推进  
提高了母亲的呼唤

## 清明

张景慧

每一年清明  
都在赶一趟回到过去的班车  
稀稀落落站点  
按着辈份排序

即使晴朗的天空  
也要怀揣着绵柔的雨丝  
濡湿的文字  
被尘埃锈蚀钙化  
钉进皮肉和骨头里

与悲戚无关  
只能怀念我们的影子  
不需要雨丝 眼泪 断魂  
祭奠每年重复的感情

色 照日格图

从我刚刚记事起，妈妈的形象就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妈妈高挑白净秀丽，勇敢勤劳朴实，温柔内敛坚强。

妈妈出生在科尔沁草原蒙古族李氏殷实世家，属于大家闺秀，蒙古族名德勒格尔玛，汉名李荣珍。妈妈从小贤淑达礼，温文尔雅。妈妈与爸爸虽是指腹为婚，但自从与爸爸结为连理，妈妈和爸爸始终相亲相爱，不离不弃，长相厮守。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科尔沁草原烽烟四起，匪患横行，民不聊生，爸爸在党的领导下，创建科尔沁左翼中旗旗大队，担任该大队大队长和科左中旗旗长，与国民党军和土匪武装英勇战斗。作为革命军人和干部家属，妈妈时常被土匪追捕而四处奔波。80多岁高龄的姑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几个持枪匪徒突然闯进妈妈、爷爷、姑姑躲藏的一个老乡家里，叫喊着要抓色音巴雅尔的家属。当时妈妈怀里还抱着幼小的儿子，即我的大哥。由于妈妈他们及时躲藏在矮小破旧仓房的杂物后边，没有被土匪发现，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这种惊恐险境，不知妈妈遇到多少次。但是，妈妈以坚强勇敢的意志和对爸爸的坚定信念，顽强勇敢地支持着爸爸的革命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妈妈一直操持家务，默默无闻地支持着爸爸的革命工作。那时家里人口多，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全家三代同堂十口之众。一段时间，还需照顾年纪尚轻的姑姑和叔叔。

上世纪50至70年代，家务活全部依靠人工，老少三代十口之家的吃饭穿衣等都靠妈妈一人操持。妈妈从早到晚忙忙碌碌。

妈妈要缝补衣物、纳底做鞋。买不起缝纫机，妈妈就自己裁剪，手工缝制。妈妈每当做针线活时，总要把一个硬纸壳制成的圆筒形盒子放在身边，盒子直径有大人的一拃左右，高度有20公分左右，盒子里面装着针线、剪子、锥子、顶针等一些女红常用用具。妈妈不时地从盒子里拿出所需用具，或剪或缝。用得时间长了，盒子表面出现破绽，妈妈就用牛皮纸粘好，后来我们都不记得盒子原来的颜色了。这就是妈妈的针线盒，它几乎伴随了妈妈一生。

记得妈妈给孩子们做衣服时，一般是先给大的做起，再给下一个

李欣琰 李立泰

腰窝镇王蛤蟆村王老头这回差点毁了！

他一生务农，勤俭持家，一分钱恨不得掰开两花。供儿女上学，参加工作，进步提拔。儿子干到了镇长位上，女儿中学教师。都夸王老头有福，儿女成器，你撑着胡子喝酒吧。土埋多半截的人了，老过最大的世面也就是县城。县城在他心目中可跟北京差不多。儿子要接父母接到镇里住，老王身子一扭，说，不去，我跟您娘在家里多好嘛。电视里不是好说，接地气啊。

前不久因伤风寒，咳嗽吐血，犯喘，上不来气。他在赤脚医生那吃点药有好转，但还是不轻。儿子决定给老爹往城里看看。

儿子带老爹来医院，镇长执行用车规定，打的来的。专家号也挂了，排队也挨上了，查血。吃早饭了，不行。那查别的，透视照相。当天取片子，这笑话就出在片子上。

张三的给了李四，李四的给了张三。片子掉了包。

巧，给王老头的片子报告上写的他有病，并不轻，肺上有模糊的阴影。见明显异常。处方开了去抓药，大夫把王老头一行支出去，使眼色给儿子说病。

王老头一看大夫单独跟儿说话，他在外听他们说啥。当听到说他可能肺上有病，不轻时，立马站不住了。来时吃俩馒头，回去下了汽车，到镇上不吃饭了。儿女把他送

## 妈妈的针线盒

做。为了节省，还要时常把哥哥姐姐穿小的衣裤改一改后再给弟弟妹妹继续穿，并把旧衣物的布料用染料染成原来的颜色，穿起来就像新衣裤一样。我们先后上学了，妈妈给我们做棉衣棉裤后还在外边又给套上单制服，穿在身上又暖和又精神。

做鞋是妈妈的一项重要活计，妈妈做的鞋穿在脚上，既舒服，又结实，还好看，更重要的是造价低廉。为了做鞋，妈妈总是把裁剪衣裤的边角布料和还稍结实点的旧布边角收起来，存到一定数量后，用稀面煮糗糊，把那些各种形状的下角布料巧妙地粘贴好，制成裕褙，用它来做鞋帮和鞋底。那时爷爷搓麻线，把搓好的麻线绕成环，连成长长的麻线环串挂在墙上，妈妈就用这些麻线纳鞋底。做鞋底和鞋帮都有好几道工序，做每一道工序，妈妈都非常认真细致。当最后把鞋底和鞋帮缝合在一起，即上完鞋帮后，妈妈还要往鞋里灌满沙子进一步整形。之后，妈妈才让我们试穿。

妈妈的针线活特别好，许多人看了赞不绝口。妈妈曾很自豪地和我说：妈妈是从小和你们姥姥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呀。为把姥姥的女红真传给下一代，当大姐和二姐长大后，妈妈就边做针线活，边教她们，使两个女儿都有了一定的女红基础。

妈妈很讲卫生，不但把孩子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还把家里的门帘、桌凳等擦洗得一尘不染。每当拆洗被褥后，最后都用澄清的小米汤浆洗一遍，使被褥更加耐用。当把洗得干干净净、浆洗得平展挺括的被褥面和里子挂在房前晾晒时，邻居的女人们看后常常啧啧称赞。

妈妈的心好像是永远在孩子们身上。有一天二姐在家里帮助妈妈搞卫生，擦电灯泡时不小心手被灯头连接处粘连，既不能把手拽开，也没有喊叫的意识了。这时不知为何那么巧，就在二姐命悬一线之时，妈妈正好走了进来，一眼看到二姐被电得两眼发呆，一只手和电灯粘在一起，便瞬间伸手向二姐的那只手用力打去。霎时电灯泡粉碎了，二姐得救了！事情过后，我们说，妈妈这样多危险哪，极有可能也被电着啊，应该拿木棍等绝缘物体拨开二姐被电的手。但是，妈妈说：哪能顾那么多，稍晚孩子就没命了！妈妈是冒着生命危险，给了二女儿第二次生命！

在妈妈和爸爸的艰辛抚育和言传身教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先后长大，都上了中专或者大学，都走上

## 谎言

回。

回到家不吃不喝，也不吃药，躺炕上等死。这可咋办啊，儿女作难了。

儿女们商议再跟老爹去市医院看，确诊是啥病。到了市医院，拍片没啥大碍，大夫解释病情，就是呼吸道发炎，吃吃药就会好。儿女们干到了镇长位上，女儿中学教师。都夸王老头有福，儿女成器，你撑着胡子喝酒吧。土埋多半截的人了，老过最大的世面也就是县城。县城在他心目中可跟北京差不多。儿子要接父母接到镇里住，老王身子一扭，说，不去，我跟您娘在家里多好嘛。电视里不是好说，接地气啊。

他却认为自己有病。说儿女们和大夫串通好的哄他。回家还是不吃不喝，人不吃饭那还了得，眼看日渐消瘦，成病人了。全家急得团团转，这可咋办啊？

儿子镇长的同学在一家医院，决定再找同学帮忙，给别扭爹演演戏，真合伙哄他。儿女们又强行把他拉到医院，挂号、诊断、测血压、听诊、拍片等等做了一遍。给他看的这位同学，走了个后门，加塞儿看。

这个同学也是专家，看了王老头的片子，大惊失色：大爷，你的病可不轻啊！

王老头说，是哩，他们都不跟我说实话，瞒我哄我。那你才是实在人，你说还有救吗？王老头哭腔的。

大夫说，你最多再有个把月的大限。不过你命不错，现在有救了，若你早来几天我这里还没这特效药。咱刚从德国进口的高级药，你

了工作岗位，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妈妈依然做着力所能及的家务，有时还做点针线活。这时，妈妈依然拿出那个针线盒，从中取出针和线。可是，妈妈的视力已不如从前，纫针时需要孩子们帮忙了。此刻，妈妈就会微笑着说：妈妈老了。

无情的岁月、战时的奔波、一生的操劳，使妈妈亭亭玉立的身姿慢慢显得有些弯曲，青春焕发的脸庞慢慢现出些许皱纹，乌黑闪亮的秀发慢慢掺杂缕缕白丝。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妈妈朴实勤劳的品质和坚强勇敢意志。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爸爸离休后曾对我们说：我能一心一意的为党工作，能够圆满地完成交给的工作任务，离不开你们妈妈的支持和帮助。你们的妈妈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多么艰难，都一直在我身边，一直操持着这个家，你们妈妈的这一生非常不容易，她有功于我呀！爸爸的话，语重心长，字字情深。虽然短短数语，但是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和多么深厚的情感呀！

在许多曝光落马的大小大小老虎、苍蝇变质轨迹中，几乎总有助其滑向犯罪深渊的女人身影。爸爸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生革命，长久为官，坚守信念，终生清廉，也始终有一个女人的身影相伴。这个女人就是妈妈，辛勤劳作、默默支持、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妈妈！

妈妈和爸爸共同生活60多年，相依为命，相濡以沫。2006年的一天早晨，妈妈没能像往常一样起床吃饭，孩子们赶紧把妈妈送往医院。虽经精心治疗，妈妈还是没能康复，在住院的第18天，妈妈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走过87年人生旅程的妈妈，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品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妈妈爸爸的卧室里，我们又看到了妈妈的针线盒——一个极普通的圆筒形硬纸壳盒，里面装着妈妈用过的针线、剪子、锥子、顶针。这个跟随妈妈几十年的针线盒，无言地向我们讲述着妈妈普通而又非凡的一生，述说着妈妈朴实而又高尚的品格，描述着一个伟大母亲纯洁而又崇高的精神世界。

亲爱的妈妈，您还好吗？女儿永远向您致敬！

## 亮丽风景线 我的家园我的梦

还算有福，给扎上一针就好了。几分钟见效，保证你能走着出医院。

王老头听闻，紧缩的眉头松动了。面露喜色。刚才还有气无力的哼哼唧唧，这会儿有劲说话了。那赶快给我打针啊！他催大夫。

大夫说，这进口针可贵啊。不知你舍得舍不得？

多少钱？

一针就三千多。三千多？！王老汉羞答答看儿子女儿。

王老汉说，贵是贵点，只要治病贵也打。大夫开了处方，这么贵的针拿来我要亲自给老大爷扎。儿子去拿了针来。

大夫给他扎了针慢慢往里推。推完叫他休息会儿。躺了十几分钟，扶着他坐起来了。老头眼努力地睁睁，有点精神了。他伸伸胳膊蹬蹬腿，浑身也活泛起来。大夫微笑着，问他：

是不是啊？管事吧。

是管事。王老汉说，扶着我站站。他起来了。大夫的手像赵本山似的指着他说，走两步。

架着他慢慢能走了。在大夫诊室里走了两圈儿。老汉儿女都高兴地说大夫真是妙手回春。老汉对大夫千恩万谢。他回到家精神明显地好转，能吃饭了。经一段调养他又成了健康老头。

我问讲故事的朋友，给老头扎的啥针？他说一支大青叶。

刘诚龙

鲁迅先生有篇《立论》，说的是：人家生了男孩，各色人等各提礼物贺满月，各带嘴巴去，打三朝，甲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乙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丙说：哎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he！he，he he he he！

甲乙丙，各有辞令，谁最可敬？说实话，说真话者，都是我们要歌颂的，以话之弯直与话之真假言，甲乙丙三人，该拉出枪毙的是甲，该抬到神龛上的是乙，该防备别跟他玩的是丙。这厮太狡猾，凡事模棱两可，虚与委蛇，叫他给您两肋插刀，别想。

甲，是主人要把他抬到神龛，各位客官却要被他拉出去枪毙，其中之故呢，一为主，一为客也；若主客异位，你当了主人，你爱谁，你恨谁？阁下真喜欢那个说真话的乙吗？

百姓们大概是喜欢甲的。若说丙聪明，话过了脑子，说话打哈哈，既不恭维人，也不得罪人，属于聪明人说聪明话，人太聪明，貌似也不靠谱啊，至少这人不会待人真好；那么，乙是没过脑子的，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他想了吗？没想。

而我觉得，甲的话过了脑子，更过了心肠。他与人为善，话如三冬炉火，暖人，话如盛夏冰激凌，爽人。要而言之，他以菩萨心肠待人，不嫉恨人，期待他人好。嘴唇没生刀，舌头没长草，心肠一片光风霁月，有一副热心肠。如今，祝福他人，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不多了。你若晴好，那还得了？

话之弯与直，有人总爱往人品与人格上扯，似乎说直话的，便是好的，便是耿直的，便是正直的，便是直爽的，便是直率的。场合上尽揭人短，一点也不给他人留面子，美其名曰，我是直人，没歪心，骂起人来，不择词语，不，尽择词语，



金色光芒

汤青 摄

## 吃春

董改正

春天野菜多，就是树叶，也有很多可吃的。济南人把吃椿芽就叫吃春，是特指。泛指吃春，一派生机，姹紫嫣红，主要是说吃野菜，甚至包括花，槐花可以做粳粑，榆钱也可以，红色的杜鹃花洗净就可以吃，咸咸的。当然，最勾人的，是吃野菜。

野菜之好，在于一个趣字，味道首在野。春日迟迟，两邻妇，着印花春单衣，几个孩儿，活蹦乱跳。挎着篮子，睁着眼睛，于地头埋上，润边山脚，细细寻。寻到了，一声尖叫，野菜的味儿就在这儿呢。陌上花开缓缓归，步子悠闲，让人不由想到脚，脚边的野菜、野花、野草。

野菜之中，最有名的当是荠菜，其次有马兰头、萹蒿。周作人把紫云英也算进去，是不对的，那是人种的，是肥田。如今荠菜可以大棚养殖了，肥硕、鲜嫩，但味道总不如。萹蒿是令东坡垂涎的，紫红，有浓烈的异香。大棚种植的，整齐，绿里泛白，摘菜方便，也更鲜嫩，却没有那种野气，野气。人种的怎能称野呢？野菜要有点倔才行。就像隐士进宫，再吟山林隔。

李白的《清平调》非常好，但怎能比拟《蜀道难》，有仙气、野气。大规模的读多了，就想看看素朴、稚拙的，比如说四言诗、《诗经》。诗经里野菜多，而且都那么好，好看，读起来就口齿生香。参差

把天下坏言，废话，恶词，歹句，全收集拢来，往他人脸上泼，往他人心里打，美其名曰我说真话，我是直性子。

说真话的，不全是伪君子，或是菩萨心，说真话的，不一定是真君子。一个人不是与人为善来说话，只想以言杀人，未必感觉其真话有多真，只感觉其真话要多恶。话尽是弯弯曲曲，固然讨厌，话尽是直通通，你不觉得难与人交？直话伤人比曲言害人，未必罪轻，是以先王之书《木令》之道曰：唯口，出好戎戈，什么意思？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又是什么意思？话说得好的，两人或成知心之交，话说得差的，两人或兵戎相见。

直与弯，真非道德之衡器，说弯话便是人品差，说直话的便是人格高？刀有尖直的，枪是走直线的，杀人的武器，都是弯的？真的也不少。

话之弯与直，不关乎道德，甚关乎心肠。心肠善良之人，其说话或直或弯，即有所规劝，有所批评，有所不满，有所讽刺，也都出语谨慎，择词善类；心肠歹毒之人，其说话或直或弯，都以伤人为得计，弯话是口蜜腹剑，直话是投枪匕首，他哪会顾及你受不受得了？

话之好坏，不论弯直，得看善恶，说话转弯的，不一定是虚话，或是醇厚；说话箭样直的，不一定是直率，或是尖锐。

话到嘴边又咽下，猛言恶语也罢，好言好语也罢，或得话到嘴边再咽回去，话咽后，要过一下脑子，这话有几分蠢，有几分智，切切尤要者，话咽回去，要过一下心肠，这话有几分善，有几分恶。话要过脑子，话更要过心肠。

